

· 海外中医 ·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底野迦真方》 写本初探

——兼论底野迦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使用

陈 明^{1,2}

(¹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底野迦 (Theriaca) 是源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著名解毒剂, 从中古到近代, 该药遍传古波斯、阿拉伯、欧洲, 以及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江户时期的日本, 体现了长时段、跨区域交流的典型特点。以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底野迦真方》写本为例, 梳理相关的其他写本, 探析江户时期日本所使用的底野迦的知识来源, 旨在进一步认识近现代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底野迦; 的里亚加; 《底野迦真方》; 医学文化交流; 东西方文化关系

DOI: 10.16307/j.1673-6281.2021.06.001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1)06-0483-19

底野迦 (Theriaca) 是源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著名解毒剂, 从中古到近代, 该药以多种形式盛行于西亚等地, 并返传回欧洲, 再从欧洲流入东亚, 可谓是古代欧亚药物在长时段、跨区域交流的典型之一^①。底野迦在初唐时期随着拂菻使团入华, 从而进入中国医家的视野, 最早记录于苏敬等修撰的《新修本草》(《唐本草》) 之中^②, 并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占据一角。有关底野迦的知识在元明之际和明末清初分别由西亚伊斯兰医学家、西洋传教士 (耶稣会士等) 不断传入, 虽因各种原因未被中医采纳为主流药物, 但其外来文化涵义却非常显著, 其影响不容忽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8ZDA175)

[作者简介] 陈明 (ORCID: 0000-0003-2888-818X), 教授, E-mail: aryachen@pku.edu.cn

- ① Gilbert Watson, *Theriac and Mithridatium: A Study in Therapeutics*, London: 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Library, 1966. Chen Ming, "The Healer of All Illness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Rûm's Gift to the Tang Court: Theriac",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Vol.5, Issue 1, 2019, 14-37.
- ② 有学者将《南方草木状》中的“乞力伽”推测为底野迦, 笔者不取其说。可参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南方草木状考补》,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1年, 第143-152页。

日本学者富士川游^①、赤松金芳^②、前嶋信次^③、宇野善康^④、稻叶隆政^⑤、奥田润、市野和彦^⑥、中村辉子、远藤次郎^⑦、海野原一角^⑧等关注底野迦在东方的传播，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前期研究，尤其是前嶋信次的《テリアカ考》系列论文，视野开阔、史料翔实，为后续研究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本文主要以学界较少关注到的、被前嶋信次认为“或许也最终散佚掉了”的、被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底野迦真方》写本为中心，在前贤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底野迦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传与使用情况，为《底野迦的全球史》一书的撰写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⑨。

一、日本现存《新修本草》写本中的底野迦

由于中国医学文化的纽带作用，底野迦最早出现在日本应该是从唐朝传入。日本最早有关底野迦的知识无疑来自《新修本草》。该书在平安时代就被用作典药寮的教材。日本武田财团杏雨书屋收藏的《新修本草》残卷中，《新修本草·禽兽部卷第十五》抄录了底野迦的知识。其内容为：“底野迦 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新附。”该卷的末尾部分还收录了类似汉译佛经写本中的“译场列位”那样的参与编撰《新修本草》的主要官员名录，可以说，该写卷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面貌。目前发现的敦煌出土的《新修本草》五种残卷（BD12242/临 2371+羽 040R、P3714、S4534/1+S9434V、S4534/2、P3822）中，恰好未见该书卷十五，因此，此《新修本草》的日本写卷在医学文献史和写本文化史上的价值不言而喻。

日本现存最早记载底野迦的本地文献是《本草和名》。《本草和名》是日本平安时代大医深根辅仁在延喜十八年（918）编撰而成，主要收录了《新修本草》与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中的药物，其中首次提到了底野迦，即“底野迦苏敬注云：用猪胆作之。唐。”。所谓“用猪胆作之”在后世改成了“用诸胆作之”。宋初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912—995）所撰《医心方》卷一的本草名录中也有“底野迦（唐）”的记载。

而前近代日本关于底野迦的认知，至少有另外两个来源：一个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记载；另一个是依赖于荷兰等欧洲商人到日本贩卖该药时所传的知识，或通过译语人居中传播而得。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记载：

如德亚（Judaea）国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Dimashq）……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

-
- ① 富士川游：『富士川游著作集』第4卷，京都：思文阁出版，1981年，第446-448页。
 - ② 赤松金芳：「底野迦考」，日本医史学会编「中外医事新报」（1209），1934年7月，第276-281页；（1210），1934年8月，第335-344页。
 - ③ 前嶋信次：「テリアカ考——文化交流史上から見た一薬品の伝播について——」（一～三），收入氏著『東西物産の交流——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东京：誠文堂新光社，1982年。
 - ④ 宇野善康：「テリアカ文献の採訪」，「史学」（56卷4号），1987年，第119-123页。
 - ⑤ 稻叶隆政：「毒物とテリアカに関するシャーナークの書」（I），「史学」（56卷4号），1987年，第539-550页；（II），「史学」（57卷1期），1987，第107-134页。
 - ⑥ 奥田润、市野和彦：「古代ヨーロッパの万能秘薬テリアカ」，「薬史学雑誌」（33卷2号），1998年，第147-162页。
 - ⑦ 中村辉子、远藤次郎：「テリアカの再検討」，「日本医史学雑誌」（45卷2号），1999年，第238-239页。中村辉子、远藤次郎：「中国におけるテリアカを受容」，「日本医史学雑誌」（46卷3号），2000年，第358-359页。中村辉子、远藤次郎：「日本におけるテリアカを受容（抄）」，「日本医史学雑誌」（47卷3号），2001年，第512-513页。
 - ⑧ 海野原一角：「テリアカの話」，网络文章。海野原一角，“シとスの間を行きつ戻りつ6，シンプル（simple）でないスインプルズ（simples）：テリアカの話”，<http://homepage3.nifty.com/~akasatana/akasatana15.html>（2008-9-22）。
 - ⑨ 陈明：《底野迦的全球史：从希腊到江户》（待刊书稿）。

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异之。^①

“的里亚加”即底野迦的异译。此条记载与夏德所谓“据阿拉伯史记载，最良之底野迦产于伊拉克或八吉打（Bagdad，巴格达）附近”^②，恰可印证17世纪西亚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都继承了伊斯兰中世纪配制底野迦的传统。

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在日本颇有市场，虽然宽永七年（1630）曾遭禁止，但并未杜绝此书的传播，它不仅有单本流行，而且还出现了将它与其他著作杂糅而成的《广州通纪》一类的书籍^③。从日本医学文献中的译名或简注来看，日本医家当时已经将唐代的底野迦与艾儒略笔下记载的“的里亚加”结合起来，体现了他们对早期中西医学知识进行结合的趣味。

二、《底野迦真方》写本及其内容来源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底野迦真方译稿》（参见早稻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请求记号：文库08 A0030）（见图1），封面题写“底野迦真方 大槻玄泽译稿”（以下简称《底野迦真方》），乃是大槻文库的写本。此书由杉田玄白（1733—1817）翻译、大槻玄泽（大槻磐水，1757—1827）增译、桂川国瑞（贵川甫周，1751—1809）参校。早大收藏的此写本共1册，25cm，内有印记“大槻文库”“大槻家旧藏”。此写本乃大槻磐水所写，抄写时间为江户中期，具体年代不明。《底野迦真方》写本内页外题“神验手里丹 照明玉函方^完”，同页还抄写了8行日文假名，另有1行汉文名“底野迦药品病名考”。其页背面另书“手里丹方”4字。该写本共有7页，正背双面每面9行，从上到下书写，朱墨字皆有，并夹杂用墨笔涂黑表示删除。从字迹来看，此书汉字中夹杂日文，属于非定型稿本，可能是翻译修订时的工作文本。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底野迦真方附言”，其二为“齐家纂要底野迦方译稿”。

“底野迦真方附言”部分，共1页，正背双面书写。其内容乃是抄在译稿之前对底野迦的情况进行说明，最后的头注有落款，这部分文字的作者就是大槻玄泽。其开篇首言：“テリアカ，原西洋方也。近来荷兰人赍来，往往世弘，医家俗人俱善知其功效。”接着指出奸商加入其他药用来造假，其目的显然是出于贪求利润。其下引苏恭《唐本草》等书中关于底野迦的文字以及有关底野迦的使用情况。

“底野迦真方附言”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条：

其一，李春懋《本草阐》。

又，明吴门李春懋《本草阐》云：底野伽，一名体亚香，南海，出于暹罗国。以诸兽肉和蜜所制，气味甘凉，无毒，主治小儿百病、发痘、解胎毒。初生时未食乳，用三五厘合黄连、甘草末，蜜调，令啜之佳。及痘毒未解或小儿二、三岁用之，预防痘毒、患散、癖邪，而解诸毒。

“吴门”即指江苏苏州地区。李春懋，其人事迹不明。今查丹波元胤《医籍考》，引《吴县志》，列出“《李氏^{春茂}妇人诸证辨览》：未见。”^④笔者推测，此处的“李春茂”，或即李春懋。日本古方派医家村井椿《药征续编》（是对吉益东洞《药征》的补充）卷下附录部分的“粳米”条引：

明·李春懋曰：“凡仲景方法，用米者皆稻（糯）米。王叔和改稻（糯）米作粳米，后世方

①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5页。

② 夏德著：《大秦国全录》（或称《中国与罗马东部》），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2-123页。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页。

③ 高田时雄：《〈广州通纪〉初探》，见荣新江、李孝聪：《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1-287页。

④ 丹波元胤著，郭秀梅、冈田研吉整理：《医籍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570页。

家仿之，不知其是非。”余曰：“是其是非，非春懋所能知也。夫人未尝知所以仲景方法，与病证相对，而何得分辨糯、粳二米之功乎哉？”^①

此处的“李春懋”无疑就是“底野迦真方附言”中的李春懋。《药征续编》所引李春懋的文字颇类本草著述，或许就出自《本草阐》。这说明李春懋至少有《本草阐》一书在18世纪末期之前流传于日本，因《药征续编》有宽政八年（1796）的刻本。《本草阐》未见于历代书录，希望未来能在日本找到该书的遗存。

从上引《本草阐》的文字来看，李春懋笔下的底野迦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从“南海”区域的“暹罗国”（泰国的古称）传入我国江南地区。但实际上，底野迦并非原产自暹罗国，乃是从欧洲（或者西亚）由海舶传入南亚（比如印度果阿）或东南亚，再从东南亚转口贸易至我国广州等沿海港口城市，清代康熙年间甚至传入清宫中使用。李春懋记录的底野迦别名“体亚香”，目前在其他文献中未能查到该词的痕迹。“体亚香”应是根据外文读音写出来的汉字，其发音 *tei-a-ka*（“テイアカ”），与底野迦在日语的一般写法“テリアカ”（*teriaka*）大致相同。李春懋记录的底野迦功能主要是“主治小儿百病、发痘、解胎毒”，这也是当时医家主要关注儿童疾病的反映。

有关所引《本草阐》的内容，在本页面的上方，还有10行评注的文字，即：

《鸟巢道人手引草》中多引用有此书，但《本草阐》中未见。私以为，此文稚嫩，并不通顺，甚为鄙俚。尤其可疑的是写作“一名体亚香（*teiaka*）”。如果当作唐音来考虑的话，应该是“*ダイアヒヤン*（*daiahyan*）”。与“*テ工カ*（*teeka*）”有很大差异。恐怕是我方当成了万叶假名的“*テイアカ*（*teiaka*）”。这样的话，我想应当是日本人的伪作。想再考察一下《本草阐》。

很显然，此书写者对“体亚香”的语源和译音提出了质疑，并由此提出对《本草阐》也需要再度考察。鸟巢道人即江户医家加藤谦斋（1669—1724），名忠实，字卫愚，号谦斋，又称鸟巢道人。鸟巢道人《手引草》是指鸟巢道人的一部医书《医疗手引草》。该书分五部（上、中、下编及续编、别录），其中是否涉及底野迦的内容，待查。

其二，明人翻译《地理书》。

又明人^{西书}翻译《地理书》“如德亚”条：“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异之。”余按：此音译字，蛮译之正音也。

很显然所谓“明人^{西书}翻译《地理书》”是指明代从西洋传来的一部翻译之作《地理书》，实即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因为《职方外纪》一书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禁止，因此，此处就没有点明其原作者和书名，而是用比较含糊的说法（明人、西书、《地理书》）一笔带过。

其三，西医削墨儿。

“底野迦真方附言”下文主要提及底野迦方剂流传到日本的过程，其中提及了“安永年间”，杉田鸕斋（杉田玄白，1733—1817）先生于西医削墨儿的撰述中得其方。法国学者削墨儿（Noël Chomel，或译名“肖梅尔”，1633—1712）曾编纂《日用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oeconomique*），该书的荷兰语译本 *Huishoudelyk woordboek* 被马场贞由、大槻玄泽摘选编译为《厚生新编》^②。安永年间（1772—1781）杉田玄白从削墨儿的书中发现了有关底野迦的内容，并加以译传。参与该药方译传的人员有“余乡清庵先生”“兰化”“淳庵”“内医月池桂公”等人。“余乡清庵先生”即建部清庵（1712—1782）、“兰化”即前

① 村井椿著，吴昌国校注：《药征续编》（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本草52），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第41-42页。

② 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了一册削墨儿（シヨメール，Syomeru）的《回青制造法》，大槻茂质译述，书前有文化七年（1810）的序。有关《厚生新编》的新近研究，可参见徐克伟：《日本兰学翻译中的汉学资源及其局限：以〈厚生新编〉（1811—45）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大阪：关西大学，2017年。

野良泽（1723—1803，号兰化）、“淳庵”即中川淳庵（1739—1786）。

《齐家纂要底野迦方译稿》的书名中缺了一个“真”字，用红色圆圈补出了该字，而且“迦”字也是用红笔在原来写的“加”字上增加了笔画而成。在“齐家纂要”和“译稿”六字上，还用红笔各涂上了点，用来表示强调。该部分很明显是多次写成的，出现了底稿以及在底稿上修订的诸多痕迹，包括用墨笔涂抹掉的地方、用红色字勾画以及补充的字迹。从这些勾画以及补充的地方可以看出，书写者是多次对稿本进行了修补，其中隐藏了不少有关成书过程的信息。这些信息也是研究一部江户医书生成过程的重要资料。

《齐家纂要底野迦真方译稿》列出了下列的译者与校阅者名单：

若狭 杉田翼玄白 翻译
东奥 大槻茂质玄泽 增译
侍御医官 桂川甫周国瑞 参阅（校）

此书主要列举了底野迦的单方和几个复方，其内容如下：

的里亚加 汉人所谓底野迦是也。

以的里亚加名方者固不少，以治一切中毒及诸恶症而有效，盖我辈于其诸方中，取单复二、三方已。其单而粹者，其方：取蝮蛇先去头尾与皮，而剝其腹，唯留其心与肝，尽除去其蓄血及余藏。又割其诸血脉，并去其蓄血而水洗淨，乃入石臼内捣烂，取出，入锅上下加火焙干。其法如作蒸饼，火则文武得宜。复入臼捣之，而加上好蜜三倍，锅内炒过，又入臼捣匀，以为末，而别蜜水各等分，磁罐内煮八半时，徐徐搅匀，要不焦黑，候其粘沫涌沸，乃下火，以布滤过，再入罐内，微火煮，水汽尽，然后投末。又煮四半时，候和，下火犹拌匀，而冷定，是为单方的里亚加。

主治天行疫、诸热凶恶症、泄下利等，有奇效。每用一胡桃壳大，以清（葡萄）酒一匙至三匙，吞下。若泄利，以烧酎送下更良。彼方谓物印者，酒也，以葡萄制。盖此方有能发汗、兼益心气之功。^①

复方乃“和兰舶来者即是”，是由设独亚里意根、犍地亚那根（Gentiana）、七叶一枝草、安杰里加（agaric）、蜜制蝮蛇末、没药（murr）等13味药物配制而成。

在这三种底野迦方（的里亚加单方、的里亚加复方、四味的里亚加方）之后，另有杜松膏糖方。其附录则为对“的里亚加”所对应的欧洲多种语言（厄勒齐亚语 / 希腊语、罗甸语 / 拉丁语、荷兰语）的解说。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四味的里亚加方”。

其四，四味的里亚加方。

《齐家纂要底野迦真方译稿》中有“四味的里亚加方”，其内容如下：

四味的里亚加方 是为贫人设者

没药

月桂 用实 ○倭名达木或辞词

龙胆 代用说已见

马兜铃 用圆根者○和汉不生此种，因代叶说，今用长根。各十六钱（钱）

右先取没药碎细，而下余药，共捣和为末，加净好蜂蜜研调，上文火煮。以条子搅不住手。宜以如设伊路不 制法名，别具 为度，而下火冷定，密器收贮。

主治诸中毒，或传染诸恶症，或虫兽伤，或可礼几 此翻肠痛，因证多端，详见于别书，或瞥捺乌仆尔私咄 病名未详，或搐搦拘挛，及惊痫、颠眩、失气诸症。每服小儿自一厘强至一分弱，大人强壮者，

① 此处的“烧酎”（しょうちゅう / Shochu），即烧酒，是蒸馏酒的一种，经过“蒸馏”变成浓度较高的酒。“物印”，应是 wine 一词的音译，即葡萄酒。

自一钱至二钱。

凡外傳取效者，里吉达连私^{足踞硬肿病之名，未详}、涅原倭狐^{病名，别私咄可儿之别名，详别具}、蒲尔独频能^{病名，未详，其说别具}，或天行疫、疟疾及一切潮热，或心胃小腹之病，及便毒等，则以烧酎若油，溶化外敷之，皆有效^{其脊椎足踵或动脉其他一身有患处，涂之佳}。

该方由没药、月桂、龙胆、马兜铃四味药物调配而成，主要是供那些用不起名贵底野迦复方的穷人们使用，故特别标出“是为贫人设者”。有关该方的源流值得关注。底野迦方是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出现的，并且有多种不同的组方形式，并非每一种底野迦中都含有鸦片。古希腊罗马的底野迦方中不仅有数十味药物配制的大型底野迦复方，也有由四种药物配制的“四味的里亚加方”。根据古罗马大医学家盖伦的记述，罗马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所曾经常服用的一种底野迦，它的配方只有四种，即马兜铃（birthwort）、沥青（asphaltum）、芸香（rue）和苦野豌豆（vetch），这些药放在酒或者食用油里服用^①。除盖伦配制的四味药的底野迦方之外，其他的那些四味药的底野迦方，则被称作“穷人的底野迦”（theriac pauperum），其配方被称作“四味”（diatessaron），通常由等分的龙胆（gentian）、马兜铃（aristolochia）、月桂（laurel berries）和没药（myrrh）四味药加蜜配制而成。与大型底野迦复方相比，这一“穷人的底野迦”，即“四味（diatessaron）底野迦”方，至少有两个特点：其一，入药成分种类很少，而且缺乏最具标志性的鸦片和毒蛇肉两味药；其二，它的主治功能也没有大型底野迦复方那么多，仅仅保留了其中的几种，远远称不上“善治万病”。

《回回药方》卷三十五“众毒门”中的“他而牙吉阿而八阿方”，其阿拉伯语名为 Tiryāq al-arba‘ah，实际上就是《回回药方》卷二十九中的“四物荅儿牙吉”。因为《回回药方》是一个汇编本，同词异译的现象比较常见，所以，“四物荅儿牙吉”与“他而牙吉阿而八阿方”虽然都对应 Tiryāq al-arba‘ah，但两种译名前后并未统一。

上述罗马帝国时期的“穷人的底野迦”（“四味底野迦”）就是《回回药方》中“四物荅儿牙吉”，也是江户时期“四味的里亚加方”的源头。至于“四味底野迦”方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由于史料阙如，迄今尚未研究清楚。它有可能与上述“安德鲁马黑斯的底野迦”的年代差不多，不会晚于2世纪前期。该“四味底野迦”方在希腊罗马医学的中心之一亚历山大城的医生们中颇为流行。Aetius of Amida（6世纪）和 Paul of Aegina（7世纪）等医家多有应用。该方也传播至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甚至中古阿拉伯最有名的医家拉齐（al-Rāzī）和伊本·西那（Ibn Sīnā/ Avicenna）对此也情有所衷^②。

除了希腊、罗马的基督教徒以及中东的犹太教徒外，罗马帝国的东部（即叙利亚地区）的景教僧人也开始使用底野迦。景教僧是希腊医学向波斯、阿拉伯世界传播的真正承担者。他们在军迪萨卜尔城（Gondēšāpur）所建立的学院和医院，在两个世纪内不仅是近东地区，而且是当时世界文明内的主要医学中心^③。

现存叙利亚语古抄医书《医学集》（*The Book of Medicines*），是 E.A. Wallis Budge 在 Tigris 地区的 Alkosh 镇，从一位执事 Isa bar-Esha‘ya 那里复制的。原卷可能抄写于 Tigris，大约抄于 12 世纪。《医学集》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医书”（*The Book of Medicine*）是有关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诊断学的演讲；

① 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上篇“鸦片的传播与入华”的第四章“底也迦与吸烟疗法的辨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9页。另见 J. Scarborough, “The Opium Poppy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Medicine”, 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s., *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23.

② Jean Flahaut, “La theriaque diatessaron ou theriaque des pauvres”, *Revue d'histoire de la pharmacie*, Vol.46, No.318, 1998, 73-175. Cf. Jaclynne J. Kemer, *Art in the name of scienc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of the Kitab al-diryaq*. Ph.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 149-172.

③ Allen O. Whipple, *The Role of the Nestorians and Muslim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第二部分“占星医学”(Astrological Section);第三部分“当地民间医方”。该书的前两部分是一名叙利亚景教医生从希腊语本翻译过来的。虽然没有留下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不过,从该书中可知《医学集》的原作者在亚历山大城学习过^①。笔者初步认为,该书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在前伊斯兰时代,不晚于7世纪。

《医学集》中收录了上千种、分属多个系列的药方,不少来自古代医家,遍及埃及、希腊、波斯和印度。《医学集》中记载了名目繁多的数种解毒剂和底野迦方。该书中的解毒剂基本上与底野迦属于同一类型。底野迦的三个叙利亚语词形为 tēryāḳê、tērīrkî 和 tēryaqi。该底野迦方的内容如下:

由4味药组成的这剂底野迦,有益于治疗久患肝、脾痛患者,胃病、癫痫、精神错乱(疯狂)、谵妄症以及毒虫叮咬和心悸。

等量的龙胆根(gentian)、月桂树籽(Laurel berries)、圆的或者长的马兜铃(Aristolochia)、没药(myrrh),与足量的、去除了浮渣的蜜,(配制后),每剂一 drachm,用热水冲服。有些人用苦木香(costus)替代没药;还有些人则加入少量的藏红花。^②

这个四种药物的底野迦方与前述“穷人的底野迦”(“四味底野迦”)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个药方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变化方,即用苦木香(costus)替代没药或者加藏红花。这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当地寻求药方变化的努力趋向。因此,该方可以称作“四味底野迦”的新型变化方。

底野迦很可能是通过精通叙利亚语的景教僧医传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底野迦在阿拉伯伊斯兰的医学中同样保持了相当高的名气,许多医家都喜欢使用该药,充分认识到该药的多种效能。阿拉伯大医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在《医典》卷五的“有效的底野迦”(al Tiryāq al-Fārūq,即《回回药方》中的“大荅儿牙吉”“他而牙吉法卢吉方”)中,指出了底野迦的多种用途。《医典》卷五还有数个底野迦方,其中“四物荅儿牙吉”(Tiryāq al-arba 'ah)方的记载如下:

取罗马国产的龙胆(Jintyān Rūmī)、月桂树籽(Habb al-Ghāri)、长形的马兜铃(Zarāwand tawīl)、没药(Murr)各等分,与足量的、除去了沫子的蜂蜜一起,调成舐剂。做成每剂重约1砵码(Mithqāl,重量单位,合4.25克。——宋岷注)的丸药,用热水饮服。据医生们说,他们有用苦木香(costus)代替没药的。塞哈尔白赫特(Šāhārbakht,9世纪人,黑衣大食朝的波斯血统的医学家。《回回药方》称之为撒哈而八黑忒。——宋岷注)讲,他在用这四味药的解毒药的处方时,加入了份量相同的番红花,可治愈蝎子、蜘蛛的蜇咬,去各种冷症。^③

江户时期的医学文献中,有多处记载了底野迦的药方及其使用,其中不乏“四味的里亚加方”的身影。江户时代的医书《医药杂记》(滋贺医科大学附属图书馆河村文库,请求记号:K10)中还有更为简洁的药方介绍,比如:

四味的里亚加 主治健胃。
龙胆 木香 没药_{各等分} 月桂子_半
右用蜂蜜炼和。

片仓元周(1751—1822)《青囊琐探》卷下记载了“底野迦真方”以及另一个底野迦方——“亚尔牟的栗亚加方”,后者的内容如下:

① E.A.Wallis Budge, ed. and tran., *The Syriac Book of Medicines. Syrian Anatomy,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ith Sections on Astrological and Native Medicine and Recipes, by an Anonymous Physician*, Vol.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② E.A.Wallis Budge, ed. and tran., *The Syriac Book of Medicines. Syrian Anatomy, Pathology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ith Sections on Astrological and Native Medicine and Recipes, by an Anonymous Physician*, Vol.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409.

③ 宋岷:《回回药方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0页。舐剂,即药糖剂。

亚尔牟的栗亚加方 亚尔牟者，言贱也。盖此方以为贫贱者设也。

月桂 用实，和名达木或臂词，没药 龙胆 马兜铃 各十六钱

右先以没药碎细而下余药共捣和为末，加上好蜂蜜研调，上火煮。以木条子搅，不可住手。俟如膏为度，下火冷定，密器收贮听用。

主治诸中毒，或虫兽诸伤，或传染诸病，肚腹疼痛，或搐搦拘挛，失心颠眩。每服小儿自二、三厘至一分，大人强壮者，自一钱至二钱。凡天行疫疾、疟疾及一切潮热，或心胸小腹诸痛，及便毒并背脊手足硬肿等诸症，以烧酎或麻油，和匀敷之，皆悉有效。^①

这个“亚尔牟的栗亚加方”最古老的源头就是古罗马的“四味底野迦”方。此外，与“亚尔牟的栗亚加方”译名相似的是“亚尔漠的里亚加”。后者见于藤林普山（藤林纪元，1781—1836）译辑《西医方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西医方选》（请求记号：ヤ09 00730）共2册（10卷），乃文政十一年（1828）文集堂（京都富小路竹屋町）印本。其卷一目录“腐败热”下列的方剂名有“亚尔漠的里亚加同”。此方与“几那散”一样，出自“征”，即指西医征卒陀的著作。其内容如下：

亚尔漠的里亚加同 治热已解而力未复者。

青木香 末 土木香 末 没药 末

杜松实酱 各等分

右橙皮舍利别调为膏子。

“亚尔漠的里亚加”也是“四味的里亚加”的一种，不过，与“亚尔牟的栗亚加方”相比，用来配方的四种药物（青木香、土木香、没药、杜松实酱）有些改变。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另藏有藤林普山的《西医今日方》（请求记号：ヤ01 01528）（见图2），写本中不仅有“的里亚加露”“的里亚加安度路玛亚 一名大的里亚加”、使用了的里亚加的“硫磺膏”，还有“的里亚加若的萨论 一名小的里亚加”，后者也是“四味的里亚加”的一种。



图1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底野迦真方》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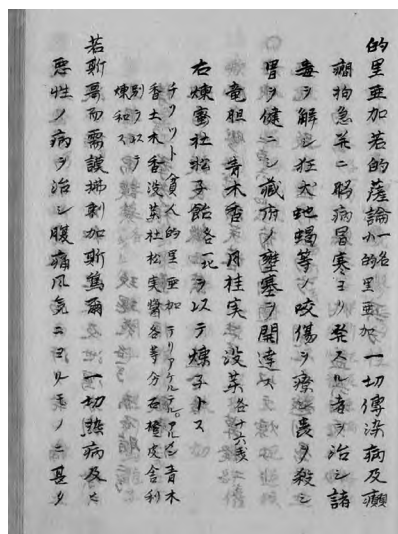


图2 早大藏《西医今日方》写本中的“小的里亚加”

大略看来，在日本的文献中，有关底野迦（テリアカ）的名称与药方有多种译法：的里亚加、的栗亚加、的里亚迦、底野迦、底亚伽、底野亚迦等。与“四味的里亚加方”相关的药方名称还有“亚尔牟的栗亚加方”“亚尔漠的里亚加”“的里亚加若的萨论”（“小的里亚加方”）等。其中，“亚尔漠的里亚加”的内容简略，与其他三种有较大的不同。根据医籍的内容来判断，这四种方剂均来自当时欧洲流行的医

① 片仓元周：《青囊瑣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编号1-98），静俭堂藏板，享和元年（1801），第35叶。

书，而不是直接来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著。前两种方剂的译文下均有不少的注释文字，除交代方剂的流传外，最主要的是表现了日本医家对这一古代名方的本地化处置，非常明显的证据就是用当地能找到的药物去替代原方中那些难以获取的外来药物。日本医家不仅仅使用西洋商人“朝贡”或者贸易的此种药，而且还能想方设法在日本本土研制开发，并投入医疗临床使用。此药在日本可堪注意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常秘而不传；其二，用于治疗众疾。

三、江户时期有关底野迦的其他写本

经过目前不完全地搜寻，江户时期以“底野迦”或“的里亚迦”命名的日本写本还有不少，具体介绍如下。

(一) 三种《底野迦方》(《的里亚迦考》)写本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收藏了三种《底野迦方》写本。第一种《底野迦方》(见图3)，编号70100589588，单册，正背双面书写，页面中未画栏线，墨书中夹杂红色标点。其具体抄写年代不明。其新封面上的书名为《底野迦方》，但原封面上的书名为《的里亚迦考》，书名下并有一个“全”字。该书的“序”署名为日本“宽政甲寅 医官 杉木良仲温 撰”，序言中云：“《的里亚迦考》，目耕道人所辑录也。此方初出于远西，而我邦之医得之来贡红毛鬼。”该书的“原序”署名为“江户 铃木素行 良知”。其正文部分开篇为“底野迦方”，作者题名为“江户 铃木素行 良知 辑”。其下有“缘起”(主要涉及该药的流传情况)、“方药”。其中“方药”部分大致按照各方剂中所用药物种类数量的顺序收录了“单方^{汉人所谓底野迦是也}”“二味方”“三味方”“四味方^{是为穷人设者}”“又方^{一名的恶底沙六奴}”“五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十二味方”“十三味方”“又方^{即复方也，荷兰人时将至此}”“十四味方”“十五味方”“十八味方”“二十味方”“二十一味方”“六十四味方”和“热泥夫儿饴方”。其中的九种四味方与前述“四味的里亚加方”有密切关系。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藏第二种《底野迦方》写本(见图4)，编号70100589596，单册，正背双面书写。其不同之处是该写本中是画好格子的，每面11行，每行20格，字都写在格子内。第二种写本也有“序”“原序”和正文“底野迦方”，其内容与第一种写本基本相同，两个写本中均有几处在页面的天头出现补充的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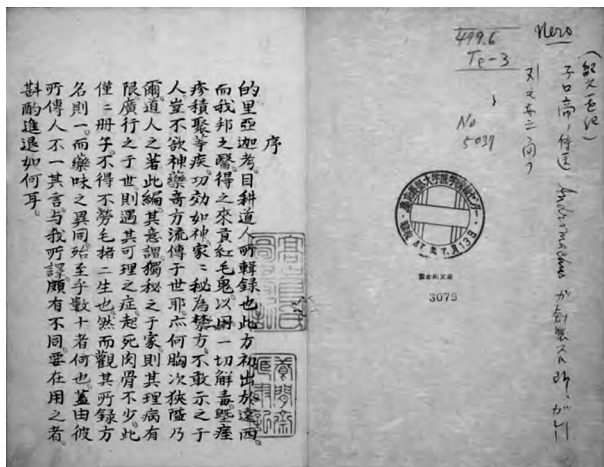


图3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第一种《底野迦方》写本之“序”



图4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第二种《底野迦方》写本之“序”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藏第三种《底野迦方》写本（见图5），编号70100589570，单册，正背双面书写。原封面题名“兰法 底野迦方 完”，意思是该书是一部完整的来自荷兰的《底野迦方》。首页只有一行字，即“底野亚迦炼方记 完”，很显然，这里的“底野亚迦”是“底野迦”或“的里亚迦”的另一种音译词形。该写本每面10行，有栏线，但未画格子。该写本没有“序”和“原序”部分，直接抄录了“底野迦方”的正文部分，含“缘起”“单方底野迦”“四味方”“二味方”“三味方”“八味方”“十味方”“四味方 杉田玄伯传”“五味方”“七味方”“九味方”“十二味方”“十三味方”“设宁异夫留饴方”“十四味方”“十五味方”“十三味方 第山传”等。从这些抄录的药方来看，该写本不是作者首次所写的原稿本，而是某位抄录者（也可能是作者本人）从原稿本（或转抄本）中摘抄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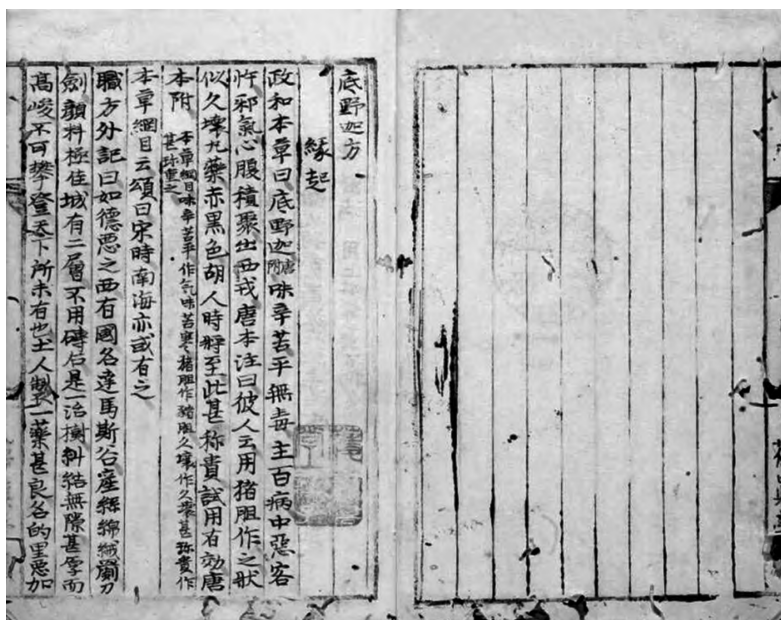


图5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第三种《底野迦方》写本

(二)《齐家纂要底野加方译稿》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藏《齐家纂要底野加方译稿》写本（见图6），编号70100589600，单册，正背双面书写。每面10行，有栏线。原封面题名“和兰的里亚加译稿”。实际上，此写本是一个汇杂了多种医方文献的稿本。其一，正文第一种的开篇首题“斋家纂要底野加方译稿”，其中的“斋”应该是“齐”字的形误。该部分包括了“的里亚加^{汉人所谓底野加是也}”（即“单方的里亚加”）、“又方^{即复方 和兰船来者即是也}”“四味的里亚加方^{是为贫人设者}”三个方剂的内容，文末题为“右所载于齐家纂要千百十一叶”。其二，第二种首题“谷乙悉事物韵会扁”，其下标有“的里亚加方 凤翔公子 译”“兰化先生阅^臣长兴万年校”“大槻^{茂质}子换 订”。其后抄录了“的里亚加^{刺田}牒里亚劫儿^{和兰}”“底野迦方 兰化先生译”（此实为四味底野迦方）“翻译底野迦方 前野良泽源意”“炼蜜法”“杜松子饴法”“四味方”“底亚伽方”（十五味）等方剂。从上述的内容来看，大体上与早稻田大学藏本《底野迦真方》中的《齐家纂要底野加方译稿》部分相同，但比后者要简略一些。从书名的写法来看，此写本似乎比早大本要早一些，因为此书名中既没有“真”字，“加”字也不是“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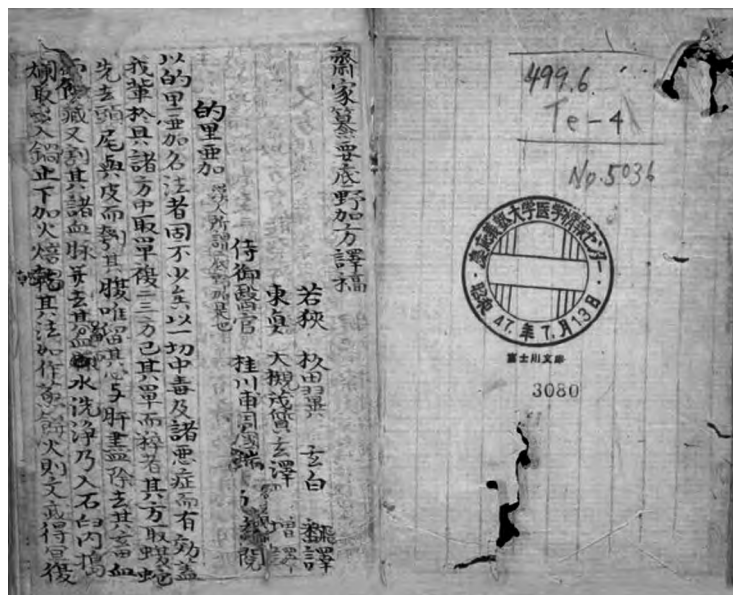


图6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齐家纂要底野迦方译稿》写本

不过，此写本后续的内容是早大本所没有的，这应该是抄写者杂抄其他文稿的结果，其中有“吐方略考”（含有数个外来的吐方）、“口病痛止药”等杂抄。值得注意的是，此写本的最后有尾题“文化十一年甲戌年三月十八日”“金田子冲 号北溟”，此或许表明此写本乃是金田子冲（北溟）在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所抄写的。

（三）《脚气方论》与《蛮方录》

前嶋信次在《底野迦考》一文的第三部分，列举了京都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三种相关文献，即《脚气方论》（请求记号：DIG-KYOT-1339-1）和《蛮方录》（请求记号：DIG-KYOT-51877-C）。《脚气方论》写本（见图7），1册（1卷附7卷）。该《脚气方论》写本是一个内容杂抄的合缀本，原封面所列的书名有“《脚气方论》，“附：《蛮方录 即的里亚伽方》《信石方》《知足斋十九方》《种痘法》《巴豆方》”。该写本所收录的内容如下：

其一，《脚气方论》是“远水 干々堂主人辑”，收录了多种有关治疗脚气的医方；其二，是《脚气论》，乃有关脚气病的病因病机探讨；其三，是《底野迦方》，含“缘起”（抄引《政和本草》《本草纲目》《职方外纪》三书中关于底野迦的文字）以及相关的方剂“单方底野迦”“炼蜜法”“四味方”“单方”“二味方”“三味方”“八味方”“十味方”“四味方”^{杉田玄伯传}（该方末尾载“右所载于齐家纂要千百一十叶，蛮名……”）“五味方”“七味方”“九味方”“十二味方”“十三味方”“设宁异夫留饴方”（设宁异夫留饴，即杜松）、“十四味方”“十五味方”“十三味方”“的蜡失及罗太”（该方中有“万按：予先年见真物造制成者……”一段话，且“万按”二字旁边有红笔标记）；其四，是《底野迦名义》，开篇有“善三郎样 左七郎”，这是一封问答的书信，信末有日期“三月十一日”。据前嶋信次推论，“左七郎”是江户时期比较有名的兰学家吉雄耕牛（1724—1800）的侄儿，即吉雄作次郎的儿子吉雄左七郎（周房）。“善三郎”则可能是著名的兰学家通词目附西善三郎。《底野迦名义》的主要内容有“勿搦祭亚的里亚加”，讲述在意大利地中海城市勿搦祭亚（意大利语名 Venezia，该译名亦出自《职方外纪》，即今威尼斯，英文名 Venice^①）制作底野迦的情况。该段的末尾有“勿搦祭亚国ノ百七十五年……印”，这或许说明其内容是公元1775年

①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第90页，注释16。

的，那么，该写本也会是在该时间之后。其五，是《有毒集方》，收录了紫金丹、三白丸等用于解毒的二十余个药方。其六，是《种痘新编》，乃“桑田玄真宜之译”，其中的巴豆方也是数个医方的集合。

京大富士川文库的《蛮方录》写本（见图8），1册，该《蛮方录》写本是一个内容杂抄的合缀本，原封面所列的书名有“《蛮方录》，“附：《信石类方》《知足斋方》《种痘法》《巴豆诸方》《石膏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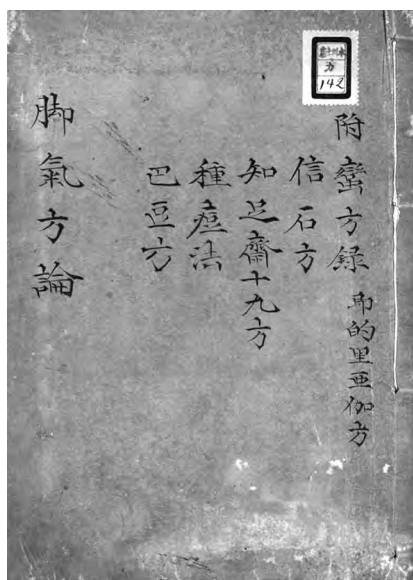


图7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脚气方论》写本



图8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蛮方录》写本

该写本所收录的内容如下：

其一，《底野迦方》，“栎山道人辑”，含有“缘起”（抄引《政和本草》《本草纲目》《职方外纪》三书中关于底野迦的文字）以及相关的方剂“单方底野迦”“炼蜜法”“四味方”“四味方_{玄信传}”“单方_全”“二味方_全”“三味方_全”“八味方_全”“十味方_全”“四味方_{杉田玄伯传}”（该方末尾载“右所载于齐家纂要千百一十叶，蛮名……”）；“五味方”“七味方”“九味方”“十二味方”“十三味方”“设宁异夫留饴方”“十四味方”“十五味方”“十三味方_{茅山传}”等。此写本中的“的蜡失及罗太”部分放在“十三味方_{茅山传}”之中，本方末尾文字为“冷定收贮”。此处没有《脚气方论》写本中“万按：予先年见真物造制成者……”那段话。这说明《蛮方录》写本中的《底野迦方》和前者虽大体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为我们分析两个写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从字迹和内容的取舍来看，《蛮方录》写本中的《底野迦方》，可能要早于《脚气方论》写本中的《底野迦方》的抄写；其二，《底野迦名义》，此处与《脚气方论》写本中的《底野迦名义》基本相同；其三，《有毒集方》，此处有另一个名称《信石方》，也收录了紫金丹、三白丸等解毒药方；其四，《知足斋德本十九方》，此处标明出自《青囊琐探》，抄录了发陈汤、青竜散、解毒丸等19个药方。此部分的末尾有“右十九方主治运用详出片仓元周《青囊琐探》，不赘焉”；其五，《种痘新编》，此处亦标明“桑田玄真宜之译”，抄录了“种痘六法”；其六，《巴豆方》。该写本的结尾还有“杰山堂藏”的标记，这可能说明了该写本所用纸本的来源。

（四）《底野迦问答》与《底野迦经验记》

九州大学附属中央图书馆的雅俗文库中收藏了两种以底野迦命名的文献：

其一，长啸主人著《底野迦问答》（Teriaka mondo）。完整的一卷一册，编号 Rare Book Collections <428828>，日本語，26.0 cm × 17.7 cm 大小，和汉装，是文化七年（1810）的写本（见图9）。其尾题“文化七年庚年九月望 尾割野邑氏抄出”，这说明抄写者名为尾割野邑，可能是尾张国（东海道，今爱知县

西部)的医家。此写本乃中野三敏所赠。其封面题右写有“痘疹ノ药”。此书共8页,其中夹杂了一页类似广告的说明书。全书采用问答体的方式,即“或人问曰”和“答曰”。所问的问题并不多,但回答比较详细。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底野迦的效能与当地使用情况。长啸主人本人有使用底野迦的经验,不仅对舶来的底野迦感兴趣,在宽政年(1789—1801)中购入舶来上品三箱,而且还搜集了不少当地医家所配制的底野迦方,具体情况是:

京都菽野氏杯中亦有方密藏,我便是经他授予。此外还有舶来品收藏,宽政年中,购入舶来上品五箱,也告知我:上品绝佳。我买入三箱,所以可知菽野氏等处也有使用此药。我曾经谈到底野迦效用广泛,没想到还有更多我所不知的效果……我稍加打听收集,得十六七方:浪华蒹葭堂之方,在大垣进行制造的方子也略有耳闻,尾割野村氏方,药名中野春洞老之方,此外还有嵯峨天龙,以及各处所得之方。为此二十年来我用尽心血,所藏的舶来三品,经常用的四五品,我并非为射利,而是为天下诸人之病,尤其是想解除小儿病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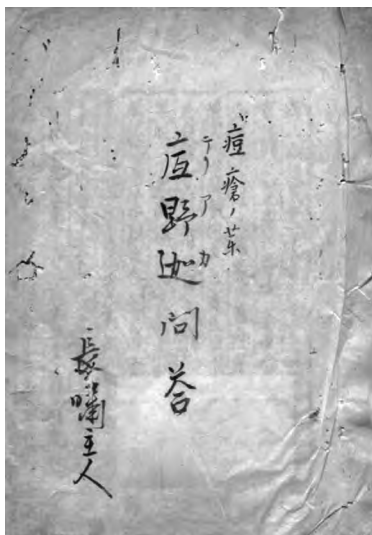


图9 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藏《底野迦问答》写本

浪华蒹葭堂,即江户中期的本草学者木村蒹葭堂(1736—1802),名孔恭,字世肃,号巽斋。以其庭院中打井时发现了芦苇(蒹葭),非常欣喜,便把他的书斋命名为“蒹葭堂”,此后成为他的代称。对于底野迦,记曰:“浪华蒹葭堂索求,得舶来上品之物,虽然得之,却不知用之,徒劳无益。其后,自其令人制造出真方并开始卖药……”可见浪华蒹葭堂对底野迦的认识经历了从无知到自制并贩卖的一个漫长过程。江户中期,虽然底野迦“听闻有数种奇效”,但使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广泛:一则是“有人不解为何要用蛮方不明之物,因此担忧随便使用会有害处”“虽然木村氏〈指蒹葭堂〉记有主治疗效,但听从采纳之人甚少”;二则就使用的人群而言,虽然“三都、尾割的医家经常用之,出示于人令人服用”,但往往多是穷人用之。正如该书中所说:“富家之人因万物富足,志向难以专一,信心等亦无法如贫贱之人一般纯粹,富家用药众多,即使是用了底野迦,也不知究竟是哪一味药的效用。贫家并无其他药可用,所以知晓底野迦的效果。因此富裕之家多不知其效。”长啸主人曾经历了“四个孩子在十八日内得了稀痘的病症,从发热到痊愈均用此药,见效”。他使用底野迦的主要目的是“为天下诸人之病,尤其是想解除小儿病痛,且有弥补贫家药用匮乏的微志”。就底野迦配方的流传而言:一方面,长啸主人从其他医家那里获得此密藏知识;另一方面,他又“发誓保证坚决不会将其外传于人”。只是他胸怀怜悯,“为家境贫穷没有药品的人用药是我的乐趣,自始都没有想要追逐名利去给富人用药”,他又免不了想将此药的配制与用法传播给大众。

《底野迦问答》中基本上没有提供底野迦的配方、剂量、合药过程、服用方法等，但解释了该类药的主治功效，比如：“第一是作为解毒剂，用于惊风、气付，可能会被当作解热的凉剂，但是并非苦寒，亦会被视为补益，但并非补涩。用于体冷则发热，时有痊愈，缓解大便结，缓解抑制痢疾，（或者毒气的排泻）风感、暑邪、疟、时疫，对于儿童的这些病症均有效果。”^①

《底野迦问答》写本中还夹杂了一单页，据其尾题“右 兰书中 底野迦效能 文化七庚午十二月念三日至 尾割野邑氏抄出”，可见其抄自兰医典籍中有关“底野迦效能”的内容，主要涉及主治病证和内服与外用的方法。至于该单页内容的具体出处，还有待查考。

其二，《底野迦经验记》(Teriaka keikenki)。一卷一册，日本語，和汉装。该写本的作者与抄写者不明，乃宽政八年(1796)抄写(见图10)，也是中野三敏所赠。其封面题写“宽政八年丙辰五月 底野迦经验记”。该写本共16页，字体为草书，比较潦草，不易辨认。该写本的开篇交代大约10年前，请大阪的木村兼葭堂获得了一些底野迦，该药颇有疗效，但作为舶来的外国药物，其药效并不能肯定，因此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加以验证。该写本的主体内容类似逐日的简要病历，时间起自“四月廿二日”，终至“九月廿三日”。其内容大致按日记录了患者的名字、病情等，以及有无底野迦这种药的效果。在墨书条目中，常见有红点以及“奇效”“效”等红字，这说明该写本抄写完毕之后，抄写者(或他人)再次校核或者判定了相关内容。该书可以证明江户中期日本底野迦的日常使用，治疗的对象是普通患者，而不是富人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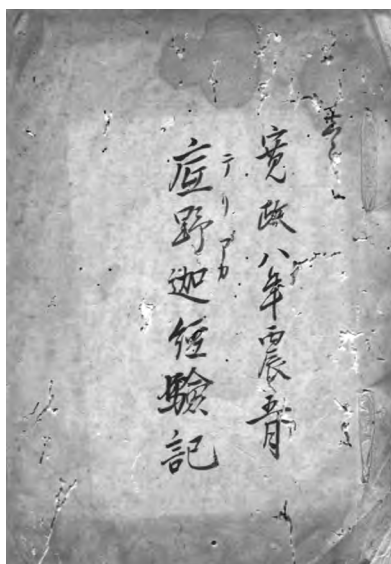


图10 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藏《底野迦经验记》写本

《底野迦经验记》和《底野迦问答》均提及了从木村兼葭堂处获得了一些底野迦及其相关知识，这或许表明《底野迦经验记》也可能与长啸主人相关，但长啸主人的具体信息不明，还有待查考。

(五)《诸家的里亚加译稿》

静嘉堂文库收藏的《诸家的里亚加译稿》中，收录了多种有关底野迦的资料，包括杉田玄白著《底野迦真方》(尾题有“天明戊申夏 玄泽大槻茂质 记”)、前野良沢的《翻译底野迦方》(尾题有“宽政元己酉二月再考スル者ナリ 前野良沢源喜 录之”)、“纪藩 凤翔公子 译”的《爸乙悉的里亚加方》

^① 气付: 气ツケ, 据《日本国语大词典》, 是使恢复精神, 使昏厥过去的人苏醒; 或指能达成此效果的药物。“气付药”即兴奋剂、苏醒药。

以及《底里野加译稿》。前野良沢的《翻译底野迦方》中有“宽政元己酉二月再考”之类的记载，这说明该写本至少应该是宽政元年（1789）二月之后抄写的。这些内容大体上与前述的底野迦文献相同，它们基本上都收录到了《前野良沢资料集》（第二卷）中^①。

此外，日本武田财团杏雨书屋也收藏了西洋的有关底野迦的药书。《杏雨书屋藏书目录》记载如下：

其一，《杏雨书屋藏书目录》第82页：

《远西名物考》《底野迦说抄一卷》附《和兰制剂》乾 1963

《底野迦》一卷

江户 宇田川璘（榛斋）著 江户 摘录者不明 附江户

千野良岱著 江户 摘录者未详 文化 4（1807）松轩 写本 1帙1册

其二，《杏雨书屋藏书目录》第86页：

《和兰制剂底野迦一卷》乾 1963

江户 千野元达（良岱、芾畹）著 [附《远西名物考》《底野迦说抄》]

其三，《杏雨书屋藏书目录》第503页：

《齐家纂要底野加释稿一卷》杏 5653

《风犬咬伤治方一卷》

西洋 阙名原本 江户 杉田翼（玄白）译 江户 大槻茂质（玄泽）增译 文

2（1819）东奥 长涩藩医莺谷辅之校写本 一帙1册

其四，《杏雨书屋藏书目录》第621页：

《的里亚加方一卷》杏 3771

江户 著者未详 [与草/浸考同册]

《的里亚迦考一卷》乾 2251 [1794年成书]

江户 铃木素行（昞谷，养斋，？—1816）著 [铃木养斋辑录医书所收]

由于笔者目前尚未有机会去杏雨书屋查阅这些写本，情况不得而知，无法与上述已知的写本内容进行比对，也无法探讨这些写本相互之间的关系。

（六）其他写本中有关“底野迦”或“的里亚加”的条目

1. 《蘭畹摘芳》抄本中的“的里亚加”条目

大槻磐水（1757—1827）翻译的《蘭畹摘芳》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包括抄本和印本。《蘭畹摘芳总目》第一编卷六中列有“的里亚加主治”，但仅存名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蘭畹摘芳》（《蘭畹摘芳》引）抄本以及1817年的印本《蘭畹摘芳》中均未查到“的里亚加”。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近卫文库《蘭畹摘芳》抄本（请求记号：100269552；DIG-KYOT-936），一套七卷四册，此乃“大槻茂质（磐水）訳考”“蓬沼清辑録”“山村昌永校订”，初编为宽政四年（1792），其四编有天保二年（1831）的序。此抄本第三册卷之五有“的里亚加”（见图11）、卷之六有“吸毒石”。“的里亚加”之条目较为简略，内容如下：

的里亚加

主治天行病疫、诸热凶恶诸症、泄泻、下利、头痛、呕吐或胸膈、爵（郁）塞及不寐、怔忡等甚有奇効。凡此方以能发汗和痛、补助元气之功（为）第一。每用一钱或二钱，以醋或酸

^① 大分县立先哲史料馆编集：《前野良沢资料集》第二卷（大分县先哲丛书），大分市：大分县教育委员会，2009年，第264—282页。

味汁送下。凡诸邪毒、壮热诸症、邪火日加者，宜和酢以与之。热不甚者，必不知（和）酢。^①

《蘭畹摘芳》中的这个条目主要是说明的里亚加的主治功能以及服用的方式，并没有列出其药方的组成，也就不清楚该剂药究竟是由多少味药物配制而成的，因此，也就无法判定该药与《底野迦方》中所列的那么多种底野迦的对应关系。此写本没有栏线和格子，但字迹工整，说明其抄写者较有水平，不过此段有几处误漏，说明其并非十分认真细致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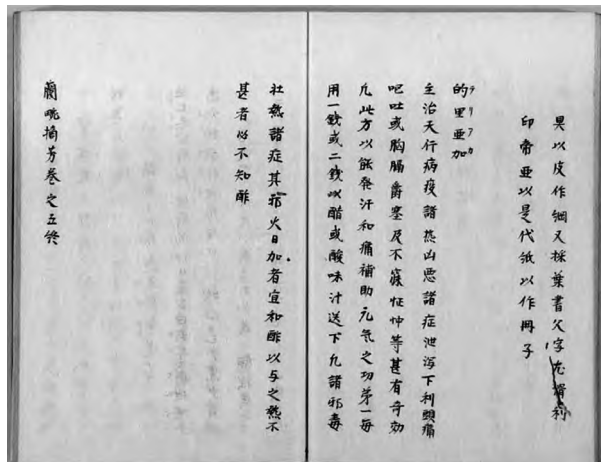


图 11 京都大学藏《兰畹摘芳》抄本中的“的里亚加”

2. 《万国新话》中的“的里亚加”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森嶋中良（1754—1810）编辑的《万国新话》（请求记号：08 B0078）（见图 12），1册（共4卷），乃宽政十二年（1800）大阪书肆（藤屋浅野弥兵卫）印本。《万国新话》卷一中也有“的里亚加”条目，其内容大体上是介绍底野迦的来源以及功效用途，并没有更详细的药物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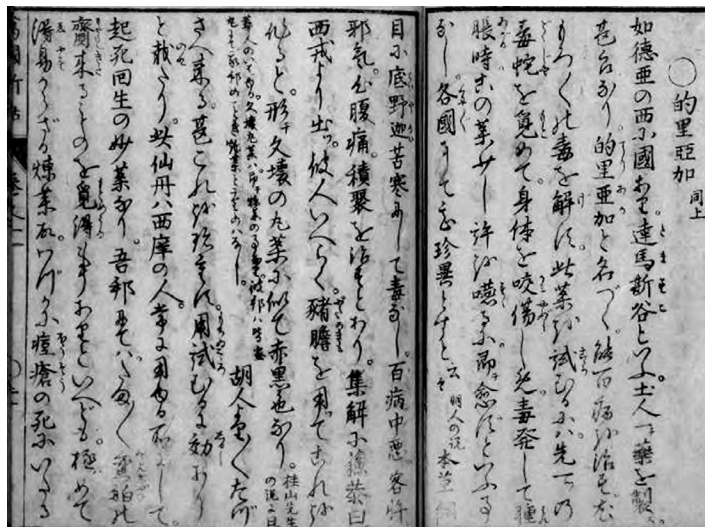


图 12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万国新话》中的“的里亚加”

① 东京大学图书馆藏《兰畹摘芳》抄本第二册中的“的里亚加”条目，内容与此相同，仅有两三字的写法不同而已。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富士川文库《兰畹摘芳》抄本（请求记号：DIG-KYOT-95），亦为四册抄本，具体待查。因为新日本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网站提供的此抄本实乃近卫文库《兰畹摘芳》抄本。

3. 《兰药手引草》中的テイアカ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洋学文库收藏了石原悌介撰、井上玄长校《兰药手引草》，一册一卷，请求记号：文库 08C0137，为博爱室藏板。该书有弘化二年（1845）的序言。该书中抄录的《和兰药品目录》中有テイアカ、テイアカ水。该书《兰药手引草》的正文部分与底野迦相关的内容如下（见图 13）：

テイアカ
治 急迫 痙孛 虚痘
咳 吐泻 不寐

此处仅列举了该药主治的几种病证，并未提及该药是解毒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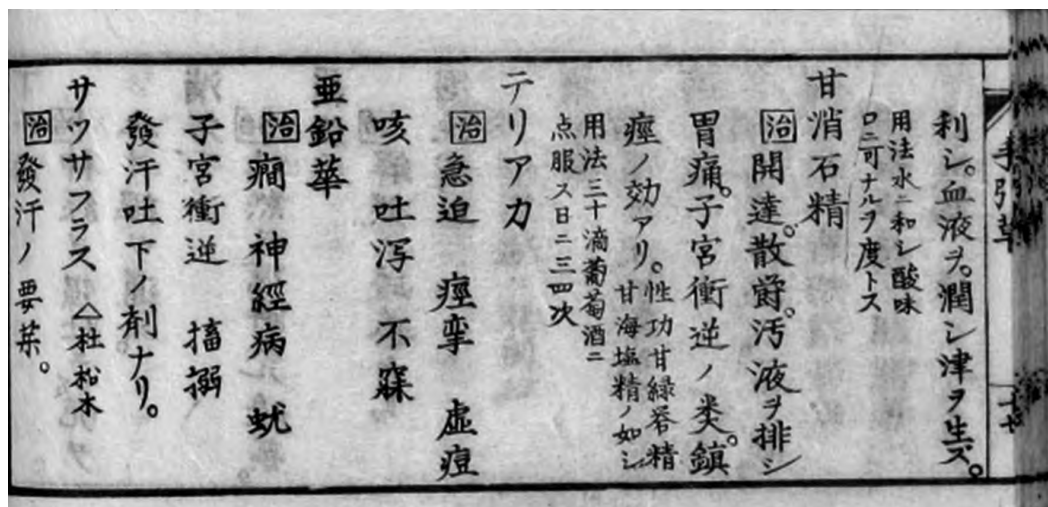


图 13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兰药手引草》中的テイアカ

4. 三枚底野迦的广告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宗田文库收藏了三枚底野迦的小广告，前两枚出自京都荷兰馆。第一枚广告（登录番号为 00292365，资料番号 2-187）（见图 14），其内容如下：

荷兰 底野迦
一对痰咳有效 一对食滞有效
一对疮疮有效，从初发到长出均用此药，抹于眼睑、鼻子、人中其处便不会多发。
一对痢病有效，抑制呕吐，缓解疼痛，对所有的腹部疼痛有效，对积气的疝痛有效。
一风邪，用白开水化开服用。
一毒虫叮咬，涂抹即有效。
京都荷兰馆 村上氏（印）

第二枚广告（登录番号为 00292365，资料番号 2-188）（见图 15），16.3 cm × 20.3 cm，其内容如下：

底野迦
一对痰咳有效。 一对痢病有效。
一对食滞有效。
一抑制呕吐，缓解疼痛，对所有的腹部疼痛有效。
一对积气的疝痛有效。
一风邪，用白开水化开服用。

一毒虫叮咬，涂抹即有效。

京都 元荷兰馆（下京第六区 河原町通三条南一丁目）

村上氏（印）

这两枚广告的大体内容差不多，主要是列举底野迦的主治病证，以及内服与外用的不同场合。这两枚广告充分证明江户时期京都的荷兰馆有底野迦的大量出售，如果是少量的药物，就没有必要印制广告了。



图 14 宗田文库收藏的底野迦广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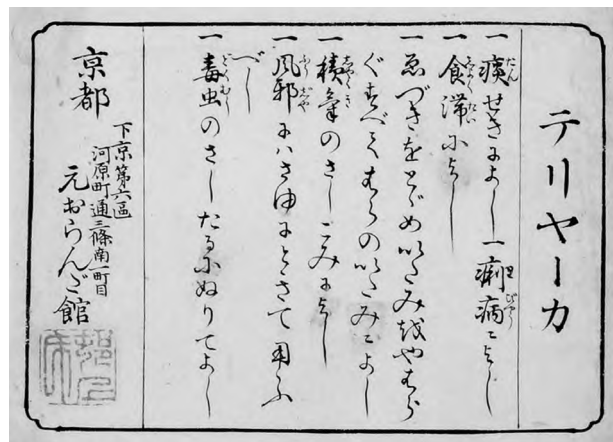


图 15 宗田文库收藏的底野迦广告（二）

宗田文库的第三枚底野迦广告（登录番号：00292364，见图16），类似一张书票，非常简单，只有三行字“和兰秘方 的里亚伽 精制无比”。这枚广告是前两枚广告的很好印证。



图 16 宗田文库收藏的底野迦广告（三）

底野迦在东西方药物交流的漫长历史中是颇具代表性的。从古代希腊罗马的著名解毒剂，到唐代被视为非常珍稀的万能药物，再到江户时期从西洋传入的舶来品，经过日本历代兰学者的努力，底野迦因为效果良好，而逐渐成为“通用不可阙之品”。正如宇田川玄真（榛斋先生，1769—1834）译述、宇田川榕庵（1798—1846）校补《远西医方名物考》（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请求记号：ヤ09 008570001）的“凡例”部分所指出的：

方今升平日深，仁风远洽异域。每岁洋舶来贡献方物，请互市。虽奇珍器玩无不可坐致，况生民必用之药品乎？如杂腹兰（番红花）、的里亚伽、拔尔撒谟、的列并底那（精油）、龙脑、

砒砂，虽往古未曾输入之品，效验显于世而人人购求，今成通用不可阙之品也。

底野迦这种跨越了长时段、大范围、涉及多种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的药物流传，远远超过了番红花、拔尔撒漠、龙脑和砒砂等药物的流传情形。底野迦、的里亚加融合了唐代与前近代西传的医药知识，更反映了大航海时代之后近代欧亚医学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接受、使用与变衍。多种以底野迦（的里亚加）为名的医书的抄写与刊印，尤其是直接记录其医疗实用情况的《底野迦问答》和《底野迦经验记》类型的写本和两枚底野迦广告，直接反映了日本江户时期底野迦的使用状况。

宇田川榕菴（1798—1846）的《博物语汇》收录了“triak/triac：的里亚加、德里亚格、底野迦”，《兰和药物名汇》中收录了“的里亚加水”“的里亚加”“的里亚加精”等多个底野迦药方的名称，宇田川兴斋（1821—1887）编译的《兰和药物名汇原稿》中还有“底里亚加”之名；《（兰和）药名字书》中也有“的里亚加”一词，奥山虎章《医语类聚》（*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Japanese*）中收录了“Theriaca：底里亚加”。底野迦诸词进入日本的双语辞书之中，表明其有更多的机会被日本读者所接触和认识。日本江户时期的这种对底野迦知识的吸收和该类药物的本地化情形，与清代底野迦（德里雅噶）基本局限用于清宫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底野迦的“名与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之比较，尤其是在全球史语境中的东西方药物（实物与知识）网络的环流互动，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致谢：本文所引《底野迦真方》的评注、《底野迦问答》和宗田文库的两则底野迦广告内容，均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生伊丹同学翻译，特此感谢！特别感谢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允许作者使用图书资料！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Teriaka Shinpō Yakukō* from the Waseda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Use of Theriaca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CHEN Ming^{1,2}

¹Centre for Studies of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Empires, theriaca has been a highly renowned Western antidote and panacea. From the medieval to modern period, theriaca has spread all over ancient Persia, Arabia and Europe, as well as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in Edo period. This medicine's journey across Europe and Asia reflec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ng-term and cross-regional exchanges. Taking the manuscript of *Teriaka Shinpō Yakukō* (*Theriaca-involved Prescriptions*) from the Waseda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riaca knowledge used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is study would benefit our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riaca; Diryaq/Teriaka; *Teriaka Shinpō Yakukō* (*Theriaca-involved Prescriptions*); Exchange of Medical Cultures; Relationship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本文编辑：黄晓华）